溫柔對待 ⊙黃振誠

車多、人多的商業圈上，一遇到下雨天，車輛壅塞是必然的現象，而人行道上停滿的摩托車，已經縮小了人行道上行人走路的空間，再加上黏濕濕的地面，更是有「行路難」的感慨，稍一不小心，就有著滑跤的閃失。

這樣的壞天氣，窒礙難行的紅磚道，心情只要有一丁點不順，總覺得自己有千般理由抱怨，心頭詛咒千百遍，此刻的我，正是如此，為何我「該」誕生在這樣壞品質的環境裡？正想脫口罵出，此時，遠遠的前方，有個蹣跚的影子，緩慢的速度與其他匆匆也衝衝的路人相比，令人不得不注意到他。

頭頂斗笠，足穿球鞋，半身不遂的右手，提著一袋口香糖，手腕上還裹著繃帶，左手拎著一籃的玉蘭花。

我與他面對面，以平常的語氣問：「玉蘭花，多少錢？」

「廿元。」這時他原先用左手拎著的籃子，卻改以門牙咬住，好讓我眼睛的視線剛好與籃子不費力的平視。是的，我看到玉蘭花，不需彎腰，但也看到他鼻子下方人中的汗水，我匆匆地挑了兩束玉蘭花，不想考驗他門牙的健壯程度，付了錢，我與他相背而去，連再見都不用說。

我轉進商業大廈內，又看到一群白領的中堅份子，但是那賣花者鼻下人中的汗水卻停格在我腦中，我想很難再遇到他了，唉！我可以彎下腰挑玉蘭花的，我知道他行動不便啊！

他的體貼……原諒我，過多的言詞，只會使這種「停格」的動容蒙塵，在這處處要費力的繁華都會，我是否能如他在與人交肩的一剎那散發溫暖，正如他使我不費力挑了兩小束清雅的玉蘭花。